



1946——1949

斯 大 林
論

戰後國際關係

聯合出版社印行

斯大林

論戰後國際關係

(1946—1949)

聯合出版社印行

斯大林論戰後國際關係

出版者 聯合出版社

發行者 聯合

天津(10)西安道順源F

電話三局四五二三號

分發行所 全國各大書局

一九四九年七月初版

基本定價

\$ 6.00

目 錄

一、關於邱吉爾的演說答真理報記者	1
二、對於美國聯合社記者艾迪·基爾摩伊所提出的問題的答覆	28
三、與美國合衆社社長休·白里爾於假期問題來往之電報	10
四、答惠爾斯所提的問題	12
五、答美國合衆社社長休·白里爾所提問題	16
六、答小羅斯福問	22
七、關於英蘇互助條約問題與貝文交換之函件	27
八、與史達林的談話記錄	23
九、與英工黨領袖時代、三談談情話	42
十、關於英美關係問題與萊士的來往函件	43
十一、關於建立蘇聯外交關係與金	49
十二、關於柏林問題與	52
十三、關於蘇美關係問題答國新	55
十四、關於斯社會晤問題答史密斯	57

(一) 關於邱吉爾的演說答真理報記者

一九四六年三月

『真理報』的一位記者向斯大林委員長請求解釋關於邱吉爾在富爾頓的演說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委員長給予適當的解答，茲錄其與記者問答如下：

問：委員長對邱吉爾先生在美國最近發表的一篇演說有何評價？

答：我認為這是一種具有危險性的舉動，指望在同盟國間散播不和的種子，並阻止她們的合作。

問：是否可以認為邱吉爾先生的演說已危害到和平與安全的事業？

答：絕對是的。事實上，邱吉爾先生現在已立在戰爭煽動者的地位。邱吉爾先生在這裏並不孤立。他的朋友不僅在英國有，而且在美國也有。應該指出的，就是邱吉爾先生和他的友人在這方面驚人地很像希特勒和他的友人，希特勒曾宣佈種族學說，而開始鼓吹戰爭的工作，他宣稱只有能操德語的人民才是有真正價值的民族，現在邱吉爾先生也以種族學說做標榜，開始鼓吹戰爭的工作，他斷言只有操英語的國家才是有真正價值的國家，才是能担負起決定全世界命運的責任的國家。

德國的種族學說使希特勒和他的友人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德國民族因為是唯一的有真正價值的民族，所以他必須統治其他的民族。英國的種族學說使邱吉爾先生和他的友人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操英語的國家，是唯一有真正價值的國家，牠必須統治世界其餘的國家。事實上，邱吉爾先生和他在英美的朋友對所有非英語國家發出一個哀的美教書，顯然說：「你們甘心承認我們的霸權——這樣就可相安無事。否則，戰爭就不可避免。」但是許多國家在五年殘酷戰爭當中流血，目的是在各謀祖國的自由獨立，而不是要讓邱吉爾的統治代替希特勒的統治。所以構成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非英語國家，都不願意墮入這新式的奴役生活，是完全可能的。

邱吉爾先生的悲劇是在於，他身為死硬派的保守黨員，實在不能了解這簡單而明白的真理。無疑地，邱吉爾先生的方針就是作戰的方針，號召和蘇聯作戰的方針。但邱吉爾先生的這種方針也顯然和現有的英蘇同盟條約不相符合。的確，邱吉爾先生爲了欺騙讀者，曾順便宣稱英蘇互助合作條約完全可以延長到五十年。但是怎麼能使邱吉爾的類似聲明和他對蘇戰爭的佈置，與他對蘇作戰的宣傳符合一致呢？顯然的，這兩事件決不能符合一致。如果邱吉爾先生一方面號召和蘇聯作戰，同時又認爲英蘇條約可延長到五十年，那麼這就是說，他心目中的條約，只是一張廢紙而已，他需要它只爲掩蓋和偽飾他的反蘇步調。所以我們對邱吉爾先生在英國的友人顯延長英蘇條約至五十年或五十年以上的虛偽宣言，自然沒有慎重考慮的可能。倘使立約的一方破壞條約，把條約看成廢紙，那麼延長條約實在沒有什麼意義。

問：邱吉爾演說中關於攻擊歐洲與我們相鄰的國家中的民主制度，並批評這些國家與蘇聯建立善鄰關係的一部分，委員長認為如何？

答：邱吉爾先生演說的這一部分，夾雜着誹謗的成分和粗魯以及有欠婉轉的成分。邱吉爾先生肯定說：『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伯爾格來德，布加勒斯特，索非亞所有這一切名城及其區域中的居民都是在蘇聯的範圍之內，同時所有這一切，不僅在各種形式之下受着蘇聯的影響，而且又深受莫斯科日見增大的控制。』邱吉爾先生把一切形容爲蘇聯漫無止境的『擴張的傾向』。很容易證明，邱吉爾先生在這裏粗魯而一點不客氣地誹謗莫斯科和上述與蘇聯相鄰的國家。

第一、關於蘇聯獨自控制維也納及柏林的話，完全是胡說，按這兩個地方，都設有四國代表組成的盟國管制委員會，蘇聯祇不過是享有四分之一的表決權。有些人雖不能不誹謗，但究竟也該懂得有個限度。

第二、不能忘記下面的事實。德軍是取道芬蘭，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侵入蘇聯的。德軍所以能經過這些國家侵入蘇聯，是因為在這些國家之中當時存在着仇視蘇聯的政府。由於德軍的侵入，德軍的佔領以及蘇聯人民之被趕到德國做苦工，結果，蘇聯就在對德戰爭中，大約損失了七百萬人之永遠不復返了。換句話說，蘇聯所損失的人員，實數倍於英美兩國加起來所損失的。某一種人可能意圖抹煞蘇聯人民在確保歐洲從希特勒壓迫下獲得解放時所蒙受的這種

龐大驚人的犧牲。但蘇聯人民不能忘記這個。試問蘇聯爲要保衛自身未來的安全而竭力使在這些國家之中有一效忠於蘇聯的政府這件事有什麼奇怪呢？沒有瘋狂的人們怎能把蘇聯這種和平的願望形容爲我國的擴展的傾向呢？

邱吉爾先生進而肯定說：『俄國人統治下的波蘭政府，被鼓勵而向德國進行大量不公允的侵佔。』這裏，每一句話都是粗魯而譴護的謾罵。當今的民主波蘭，是由聲譽卓著的人士領導。他們在事實上證明能够保衛他祖國的利益及榮譽，這却是它過去的執政者所不能做到的。邱吉爾先生有什麼根據武斷說當今波蘭的領導者能允許隨便一個外國的代表在它國內『統治』呢？這裏，邱吉爾先生誣謗『俄國人』，不是因爲有意在波蘇之間關係上散播不和的種子嗎？

邱吉爾先生對波蘭在其政策上轉變爲與蘇聯友好及同盟是不滿意的。曾經有一個時候，在波蘇之間的相互關係上，衝突和矛盾的成分佔着優勢。這種情形，就給像邱吉爾先生一類的政治家們一個可能挑撥這種矛盾，假裝保衛波蘭而不受俄人的威脅以控制波蘭，利用俄國與波蘭之間發生戰爭的幽靈來恐嚇俄國，而保持其居間人的地位，但這種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爲在波蘭俄國之間的敵視，已讓位於它們之間的友好，而現今的民主波蘭也不欲再被外國人來播弄。我覺得正是這種情形，才引起邱吉爾先生的忿怒，才刺激的他粗暴地破口抨擊波蘭。真是奇怪，不要給他一個機會玩弄別人……

至於說到邱吉爾先生因爲波蘭西部邊境的擴張是取償於德國人在過去所強佔的領土而攻擊蘇

聯一節，那麼，這裏，我認爲他顯然正像是玩撲克牌時的偷雞手法。大家都知道，關於波蘭內戰的決議，是三強在柏林會議上根據波蘭的要求而通過的。蘇聯屢次地聲明，它認爲波蘭的要求是正當的，正義的。大概邱吉爾先生是對這決議不滿意吧。但邱吉爾先生爲什麼不惜信口放矢而在這個問題上反對俄國的立場，而向讀者蒙蔽這個決議是在柏林會議上一致通過，不惟俄國人投票贊成，而且英美人也投票贊成，邱吉爾先生想使人們誤入迷惑是爲着什麼呢？

邱吉爾先生進而又肯定說：『在東歐這一切國家之中，共產黨過去是很不重要的，但現已達到特殊的力量而大大地超過他們的黨員的數目，並企圖到處建立集權的控制，警察政府已幾乎盛行於這一切國家之中，迄今除捷克而外，在那裏一點真正民主也沒有』。盡人皆知，在英國，現今是由一個政黨即工黨掌管國家，同時，反對黨被剝奪了參加英國政府的權利。這個，邱吉爾先生稱爲真正的民主主義。在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是由好幾個黨——由四個黨到六個黨——的聯盟當政，而且反對黨，如果它還多多少少效忠於政府，就保證給它以參加政府之權。這個，邱吉爾先生稱爲集權主義，暴政及警察制度。爲什麼呢？有什麼理由呢？找不到邱吉爾先生的答案。

邱吉爾先生不明白他關於集權主義，暴政以及警察制度所渲染的演說，是多麼可笑的一個論據。邱吉爾先生是想由索斯考夫斯基與安德斯將軍來統治波蘭，由米海伊洛維區及巴威里區來統治南斯拉夫，由什圖柏侯爵及拉第斯克統治羅馬尼亞，由哈布斯堡王朝的某一個國王統治匈牙利。

及奧地利等等。邱吉爾先生想教我們相信，這些法西斯之流的先生能够保證「真正的民主」。邱吉爾先生的「民主」就是這樣。

邱吉爾先生說到共產黨在東歐影響的增長時，是近乎真理的，但應該指出，他不完全是恰當的。共產黨不祇在東歐，而且在法西斯主義先前所統治（意，德，匈，保，羅，芬）以及德意及匈牙利佔領過的地方（法，比，荷，挪，丹，波，捷，南，希，蘇聯等等），幾乎在歐洲所有的一切國家之中，都在增長了。共產黨員影響的增長，不能認為是偶然的。它完全是種自然的現象。共產黨員的影響之所以增長，是因為在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統治的痛苦年代，共產黨員成為反對法西斯暴政而為人民爭取自由的可靠的，勇敢的和自我犧牲的戰士。

邱吉爾先生在他的演說中，有時也提到「簡單的人們」，以紳士的風度拍拍他們的肩膀並冒充為他們的朋友。但這些人們決不是一眼看來那麼簡單的。這些人們，這些「簡單」的人們也有他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政治，並且他們還能够保衛自己。正是他們，這些「簡單的人們」的千百萬人，他們在英國不投邱吉爾及其黨的票，而把他們的票投給工黨黨員。正是他們，這些「簡單的人們」的千百萬人，他們孤立了歐洲的反動派，法西斯主義的擁護者及合作者而寧願擁戴左派的民主黨。正是他們，這些「簡單的人們」的千百萬人，他們在鬥爭以及抗戰法西斯主義的烽火中考驗了共產黨員而決定共產黨員是非常值得人民信賴的。共產黨員在歐洲的影響就是這樣增長的。這就是歷史發展的法則。

當然，邱吉爾先生不喜歡這種事變的發展，而且他還敲了警鐘，訴之於武力。但是他也同樣不喜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俄國出現的一個蘇維埃制度。他在當年也曾敲過警鐘，並組織了「十四國」反對俄國的軍事遠征，目的是拖着歷史的車輪向後倒退。但歷史却比邱吉爾的干涉表現的更爲有力，而邱吉爾先生的唐吉訶的狂想，結果是在當時遭受了完全的失敗。

我不曉得邱吉爾先生及其友人們能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組織一個新的軍事的遠征以反對「東歐」，但如果他能達到這個目的，也是很少可能的，因爲「簡單的人們」的千百萬人是齊衛着世界的和平事業，那麼就可以自信地說一句，他們必像他們於二十六年前被擊敗一樣而同樣被擊敗。

(二) 對於美國聯合社記者艾迪·基爾摩爾所提出的問題的答覆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聯合社記者艾迪·基爾摩爾向斯大林委員長提出了若干關於國際現勢的問題。下面便是基爾摩爾君的問題和斯大林委員長的答覆。

問：閣下認為作爲保衛世界和平的聯合國組織有什麼重要性嗎？

答：我認為聯合國組織是極端重要的，因為它是維持和平與國際安全的一個重大的工具。國際組織的力量，存在於這樣的一件事實：就是它是建立在各國平等的原則的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某些國家支配其他國家的原則的上面。假若聯合國組織將在維持平等的原則上也是成功的話，那麼，它在保障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上面，無疑地將要擔任一個重大的積極的任務。

問：許多國家的許多人民，在目前都感覺到有一種戰爭的恐懼，依照閣下的意見，這是什麼原因呢？

答：我深信沒有一國或者一國的軍隊希望有一次新的戰爭，他們需要和平，並且希望獲得

和平。這就是說，目前戰爭的恐懼並不是從那一個方向傳來的。我認爲目前戰爭的恐懼是由於某些政治集團的行動所引起來的，他們從事於一種新的戰爭的宣傳，因而播下了不合和猜疑的種子。

問：現在愛好自由的各國政府應該怎樣去做，纔能够保衛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寧呢？

答：各國的人民和統治階層，對於新的戰爭的宣傳者，必須組織廣泛的反宣傳，同時宣傳對於和平的維持；這樣使得新的戰爭的宣傳者，沒有一句話能够逃避從輿論和報紙方面所受的它所應受的斥責；在這樣方式之下，戰爭販子們便要立刻被人們所棄絕，再沒有機會可以濫用言論的自由去反對和平的利益了。

(三) 與美國合衆社社長休·白里關於伊 朗問題來往之電報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與三月二十五日

美國合衆社社長休·白里給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電報的原文，和斯大林回電的原文。

白里的電報

致斯大林委員長：

克里姆林宮，莫斯科。

我希望閣下注意傳佈到全世界報紙上和無線電廣播台上的邱吉爾先生給美國合衆社的那一篇聲明。在這裏。我願意建議閣下也給與美國合衆社一篇關於世界現勢的聲明。

如果閣下願意答覆邱吉爾先生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伊朗事件上採取迅速行動的那一種論調的話，美國合衆社樂於把閣下的意見傳到全世界。

如果閣下願意討論到關於伊朗或者關於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其他問題，我們極願幫助把閣下的意見傳播出去。祝好。

(簽名) 休·白里

美國合衆社社長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的回電

致紐約美國合衆社社長休·白里先生：

多謝閣下的良好的建議。我認爲邱吉爾先生的論調是沒有理由的。關於蘇聯軍隊從伊朗撤退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已經在蘇聯和伊朗的協定中明確地解決了。

（簽名）約瑟夫·斯大林

部長會議主席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四) 答惠爾斯所提的問題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下面爲斯大林答覆英國「星期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惠爾斯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給斯大林的短簡中所提的問題。

問：目前在全世界上進行着這麼多的關於「新戰爭」的不負責任的談話，閣下相信這個「新戰爭」有實際發生的危險麼？如果這樣的危險是存在的話，應該採取一些什麼步驟來預防戰爭呢？

答：我不相信「新戰爭」有實際發生的危險。

現在，主要地是那些軍事、政治的諜報人員們，以及在文官行列中那些少數支持他們的人，在進行着這種關於「新戰爭」的叫囂。他們正需要這種叫囂，即使是爲了要：

(甲) 用戰爭的幻影，來恐嚇自己的反對派行列中的一些天真的政治家們，並且靠了這樣來幫助自己的政府，從反對派方面爭取到更多的讓步；

(乙) 暫時阻撓自己國家中的軍事預算的削減；

(丙) 延遲軍隊的復員，並且靠了這樣來防止自己國家中失業人數的激增。

應該把現在進行着的關於「新戰爭」的叫囂，和目下並不存在的「新戰爭」會實際發生的危